

AVABOT

中文译名：我不是机器人

眼前的生活 处处已是诗意
远方的大地 更有梦在召唤
画风时而逗比 时而迷之唯美 从未试图保持连贯
但请不要忘记最重要的这仍是一篇（伪）科幻小说
本文旨在推广一种名叫 Avabot 的全新概念
并以一个少年发明家的挫折和成长为线索
向人们一步步揭示它广阔的应用前景
三十年后
我们或许可以实现它吧

第二主旨：在玩笑中真诚地表白清华，

表白另一所学校

人物设定（可跳过，直接进入正文）

阿米：清华大学计算机系大二学生，性别男。瘦瘦小小，相貌平平，鼻梁上架着一副眼镜。Avabot 的创意者和实现者。优点是有思维创造力，对自己的热爱有矢志不渝的追求。另一个优点是有较高的音乐天赋。特点是不喜中规中矩，酷爱另辟蹊径，而且对自己的选择异常执着。缺点有很多，比如过分在意他人的评价，失意时自我否定，得意时容易忘形；有些自我中心，常常难以照顾到他人的感受等等。本文把阿米的种种缺点毫无隐藏地展露出来，带着爱和宽容来批判他，并给他设定了比较美好的结局。作者希望读者相信，他依然是一个可爱之处多过不完美之处的孩子，依然值得命运“最好的安排”。

詹金斯教授：麻省理工学院电子工程系教授，性别男。有一头浓密的棕色卷发和一双炯炯有神的深蓝色眸子，不戴眼镜，身材高大伟岸。上课时对学生要求严格，课堂效率雷厉风行。但又善于引经据典，让学科知识变得生动有趣，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写得一手完美的板书。下课时，常常参与学生的课余活动，与学生打成一片。在一年一度的 IAP（Independent Activity Period，麻省理工一大特色）中“俯首甘为孺子牛”，每每成为学生们的恶作剧对象。小说以超现实的笔法让詹金斯教授从阿米的 Avabot 创意中汲取灵感，带头组建了一个科研团队，名称是“黑蚂蚁团”，而他本人也被学生们亲切地称作“蚁王”。

玉兰：清华大学计算机系大二学生，性别女。阿米的女朋友。她有一双会说话的大眼睛，不常戴眼镜，心地纯洁，秀外慧中。高考前，她曾拒绝父母让她去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的建议，理由是“看起来程序设计是一项更有创造力的工作”；而实际上，真正成为她创造力源泉的是阿米。两人履行约定，从人大附中双双进入清华大学计算机系。玉兰学数学竞赛，天资十分聪颖，但不是所有时候都能理解阿米的头脑。尽管如此，她还是一成不变地爱着他。

大川：清华大学自动化系大二学生，性别男。阿米的好基友。与阿米正好相反，他身高一米九，体型健美，皮肤白皙，手指修长，视力绝佳；在学业上没有什么特别的追求，但爱好篮球和游泳，工于漫画创作，热衷于学生活动，广泛交际。他常常给人一种玩世不恭的印象，却总是能让一个素不相识的人和他谈几句话就愿意与他交朋友。大川对阿米十分欣赏，常在同样玩世不恭的自嘲中流露出五体投地之意。

肖伟：清华大学教师，性别男。在开篇的机器人大赛中担任主评委。瘦瘦高高，戴一副小眼镜，脸上常常挂着让人捉摸不透的笑。他在所有清华老师中极具个性，常常语出惊人，以神机妙算和幽默风趣而深受同学喜爱，但也有严肃的一面。他对自己的判断总是百分之二百自信；偶尔也会出错，但又能不露声色地纠正过来，因此在熟悉他的同学中间保持着相当高的威信。平日便有些吝惜赞美之辞，但后期对阿米寄予了极高的期望。

姚丽萍：清华大学教师，性别女。负责学校的 3D 打印有关工作。戴眼镜，年轻漂亮，娇小玲珑。对待自己的工作有火一样的热情，心中几乎没有自己，只有清华。她不仅对阿米十分欣赏，也把一份对学校的赤胆忠心传递给了阿米。

石雷，清华大学化学系老教授，性别男。戴金属圆框眼镜，德高望重。对待学术严肃诚恳，坚守着心中的行业“老规矩”。性格有些古板，倾向于排斥新生事物。

丁聪健，清华大学化学系教师，性别男。戴塑料方框眼镜。与石雷恰恰相反，体型小巧，年

轻气盛，充满活力，喜爱变化和新生事物的加入。常常对石雷表现出不服。

关翠霞：清华大学化学系教师，性别女。不戴眼镜，嗓门大，音调高，热爱生活，脸上总是热情洋溢。

序幕

蝉鸣一声接着一声。清华园大礼堂两边的白杨树，哗啦作响的叶子，都像被涂上了一层绿蜡。大礼堂的台阶上，已经聚集了一大群热闹的学生，他们都在围观一年一度的“机器人大赛”的预选赛；有几个男学生，还在为“哪个机器人最酷”争得面红耳赤。

台上站着一个金属材质的机器人。机器人向前走了两步，站到舞台正中间。接着，机器人缓缓抬起左臂，直到与肩相平；机器人又放下左臂，垂在身前。接着，机器人右臂重复了同样的动作。机器人又将两臂平伸至胸前，将两只手掌立起，面对观众。机器人攥拳。机器人松开拳头。机器人放下手臂。一切动作，都显得十分流畅自然。

从机器人的脑壳中传出一个声音：“Hello 大家好，我是人见人爱的 Avabot，大家可以管我叫 AB。A--B，是不是很简单很好记呢？”

这个嗓音是如此轻快，流畅，甚至带了一点大二学生孩子般的天真。这怎么也不像是个机器人发出来的声音啊！底下学生们都在交头接耳：“参赛者自己事先录好的吧？”

接着，这机器人做的事就更奇了。只见它快步走向赛场右侧一张空白桌子，抬起手掌，往桌上一拍：

“大家可以把你们的東西放在这上，我会认出它们是什么。”

所有人都不得向那张桌子挤过来。

“唉，是个苹果啊，白里透红，可惜我无法享用了。”机器人拿左手举起苹果，在阳光下转了转，又放回到桌子上。这一下，学生们都惊呆了：这个机器人竟有这样强大的人工智能，而且丝毫不露痕迹！

“iPhone 10？不会吧，你这么大方？那我可真心不客气了。”机器人手里拿着 iPhone 10 就要后撤，吓得那个女生赶紧把自己的手机抢了回来——仿佛，这不是一次机器人展演，而是一次真枪实弹的抢劫！围观的人都笑出声了。

“马克笔呀。你是在考验我会不会写字吗？”只见机器人从容地用右手拿起笔，左手拔去笔帽，大笔一挥，在桌上用飘逸的行楷写下：

最帅的人是阿米！

虽然不知道阿米是谁，但大家还是不约而同地爆发出一阵雷鸣般的掌声。掌声终于渐小下去了——然后又又是轰轰烈烈的新的一浪。

与这群狂热的人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坐在主评委席上的肖伟老师。他一双亮晶晶的眼睛待在一双眼镜片后面，脸上带着让人捉摸不透的笑。肖老师冷眼看着眼前的“机器人”和欢呼的人群，心里已经有了七八分：不管怎么说，这不可能是个机器人，清华大学最顶尖的实验室目前还没有这样高超的人工智能技术。那么，就八成是个学生恶作剧了。

终于，台上的“机器人”安静地退到一旁，自然下垂的右手，按下了身侧一个不起眼的小按钮，便不再有任何动作了。大学生们惊奇的眼睛依然盯了它好一阵子。接着，一个瘦瘦小小，鼻梁上架着一副眼镜的很不起眼的男孩，从那“清华大学第 x 届机器人大赛”的板子后面走了出来。

“大家好，我是阿米。”男孩自我介绍道。这个男孩的嗓音和刚才的“机器人”一模一样，想必机器人刚刚所有的話都是他说的了。

“我做的这个机器人，名字叫 Avabot，是取 Avatar 的 Ava 加上 Robot 的 bot。顾名思义，就是一个像阿凡达一样的 robot。”阿米拿出自己的手机，不知道点了一个什么键，眼前的机器人就中了魔法一般和他同步动了起来。他把手机揣回裤兜，机器人也把手移到裤兜那个位置；他又摊开双臂，机器人也摊开双臂；他向前走了两步，机器人也向前走了两步——只是步履比瘦小的他还稍大了一点。阿米垂下两臂，右手朝自己的腿上摁了一下，机器人

的手就恰好碰到那个按钮，接着，又像刚才一样不动了。

这下，大家全都明白了：原来，刚刚“机器人”在台上做的那么多“令人惊叹”的动作，原来都是阿米用自己的身体在台后面操控它。

阿米将自己的右胳膊袖子挽起，露出一件橡胶一样的“衣服”，走到前面来，自信地给肖老师看，接着又给挤在前面的每个同学看：“咳，今天这么热，我裹得里面简直像个蒸笼一样。你看——这件“衣服”里面有许多数据采样点，都是位置传感器，它们采集的信息加在一起，再加上数据处理，就能告诉机器人我现在做了什么动作。你们看——”阿米把袖子一直捋到胳膊肘，“关节这儿，密密麻麻的都是采样点，它们是紧贴在皮肤上的，所以传递的信息特别精确。”见阿米说得头头是道，又看他额头上已经渗出了密密麻麻的汗珠，知道他今天穿这件衣服来展示很不容易，在场的同学们刚才的小失望又都化作了真诚的掌声。

整个过程，肖老师嘴角一直挂着诡谲的笑，没有发表一句评论。

“还有更绝的呢。”小个子阿米急急从台前跑到“机器人大赛”的板子后面，再出来时，手里竟拿着一副虚拟现实(VR, Virtual Reality)游戏用的头盔。那头盔上面插着耳机，耳机线上，还支出来一个麦克风。

阿米跑到自己的“机器人”面前，举着胳膊，在它的脸中间偏上位置指指点点：“两只的眼睛位置，里面藏了两个摄像头，瞳距用的是玩VR用的平均瞳距，平时爱玩VR的同学，不用我过多解释了吧。这只Avabot“看”到的所有内容，都会通过摄像头和云端传到这里面的手机上，”阿米指着他的虚拟现实头盔说，“我戴着它就可以看到同样的内容啦。”

“还有，”阿米又踮脚指着“机器人”脸的两侧，“在耳朵的地方有两个拾音器。两只‘耳朵’‘听’到的声音都会通过云端传进这两个耳机，只要不戴反，听觉效果就会非常真实。”

“我耳机上这个麦克是采集我自己的声音用的。我说的话可以通过Avabot的扬声器传给你们。不过，咱们平时应该呆在比这儿更安静的地方玩它，不然，你们会从Avabot嘴里听到一些奇奇怪怪的声音。”一句话把在场的人都逗笑了。接着，又是掌声。

等掌声稀稀拉拉都结束了，肖老师才不慌不忙地开口：“说完了？”

“嗯。”阿米一双期待的眼睛盯着肖老师，等待着他的赞赏。

“你这做的是机器人吗？”肖老师问。

“对呀，是一个特别的机器人。”阿米眉飞色舞地说，“这种机器人，您可以管它叫AB。”

“我问你，什么叫机器人？”肖老师又问。

阿米被这突如其来的问话弄得有些蒙圈了。“机器人……就是一种用电控制，可以像人一样做各种事情的机器啊！”

“你这解释不行。”肖老师拖长了“这”字。“你都没有弄明白什么是机器人，就来了。机器人，最核心的东西是人工智能。我问你，你这里面有人工智能吗？”

“没……没有啊。”阿米疑惑地回答说，显然他还不能完全接受肖老师的评判标准。

“你还没明白你不符合要求在哪里吗？”肖老师的语速很慢，“我再问你，你知道咱们清华为什么开设机器人研究项目吗？”

“不是为了玩吗？”阿米奇怪地问。

“那你这认识可就太浅了。”肖老师把“那”字扬得很高。“机器人，最主要的目的是让机器代替人来做事，解除人类体力和脑力工作的负担。你看咱们上一届比赛的一等奖，就是那“护士熊”，它能代替忙不开的护士照料病人。上一届特等奖，那条“搜救蛇”，它能钻进人进不去的地方，代替人类进行搜救。所以说，机器人最高的境界是替人做人做不了的事情，低一点是替人做人能做的事情，让人歇着。我再问你，你这‘机器人’能干嘛？”

阿米被肖老师问得哑口无言，涨红了脸。

“走路，说话，拿笔写字。”肖老师接着又说，“你这就是个‘猴子’，一个能模仿你干事儿的‘猴子’。你这‘猴子’干的这些事情，人全都可以干，而且干得比它还好。我问你，

你这‘猴子’字写得比你好吗？关键是，你让它走路你也得走路，你让它干嘛你都得干嘛——那还不如让你自己来干呢。又消耗你自己吃的饭，还费了它的电。你要是做出一个机器人来，让它自己干刚才那些事情，那是你有本事。否则，这事顶多能叫有技术含量，一点没有意义。”

肖老师说这些话时还面带微笑，可是阿米已经涨红了脸，泪水渐渐浸润了他的眼眶。他没有想到，自认为这样精妙的设计不但没换来肖老师的肯定，反而让他在肖老师和大家面前这样出丑。肖老师没有肯定他的劳动吗？不，老师分明说，这是一项有技术含量却没有任何实际意义的工程——他所有的努力全都白费，只是因为，参赛最初他那个该死的选题是不聪明的。

刚刚欢呼热闹的人群，此刻也被肖老师一针见血的权威点评浇得冷静下来。大家都深深叹服于肖老师给自己上的又一课。拉风耍帅是没有用的，玩“高大上”都是没有用的。每个做机器人的，心里都该装着一杆行业标准，一腔造福人类的庄严使命。

阿米低着头走到 Avabot 旁边，默默地摁了手机上一个键，在一片鸦雀无声中和他的 Avabot 并排走下台去，接受了被大赛淘汰的命运。

一个肉长的，一个铁做的，两个 Loser。

正片

阿米和他的 Avabot 回到宿舍以后，他仍是死不甘心。刚才的羞耻已经化作愤怒。他想证明，肖老师是错的！但他一时还没有办法。也许，只有先到玉兰那里寻求安慰了。

玉兰不住紫荆学生公寓，一个人住在学校旁边一栋租来的房子里。这只是因为她习惯安静，和性格孤僻可没什么关系；正相反，玉兰是一个性格相当好的女孩。她和阿米一样参加了机器人大赛，就在前两天，她的 TTbot 顺利地通过了预选赛。

TTbot，就是 Table-Tennis Robot，一个会打乒乓球的机器人。

阿米垂着头走进了宿舍后面的小隔间。那里，有他之前设计的一个电话亭大小的“小黑屋”，他拿着虚拟现实头盔走进，重重地摔上了门。

这个“小黑屋”也是阿米原来特地为他的 Avabot 配套设计的。那时，每一点小小的精心设计，都能使阿米为自己的“聪明才智”得意洋洋。他制作这个“小黑屋”的灵感来自老式的转球鼠标。电脑屏幕上的鼠标指针可以从左上角移到右下角，手里操纵的鼠标却不需要经过太多空间。而且，不管转球怎么转，它接触桌面的位置总是摸上去很平。

在阿米的“小黑屋”里，他脚下也有这样一个球：外面用不打滑的橡胶皮包裹，里面由生铁和廉价的无效成分填充。在手中小型遥控器的控制下，球在踩上去的那一刻被电磁铁牢牢锁住；门关上以后，电磁铁就断开电，阿米往任意一个方向走的时候，球就以适当的阻力在脚底下慢慢转动。这样，阿米的 Avabot 就可以“横行天下”，而他本人却不会走出这一个小小的黑屋子了。

在他周围还有一圈“凳子”是用来坐的：这样，不管 Avabot 面朝哪个方向，只要有一把凳子，阿米都可以就地坐在旁边那一圈上，让 Avabot 可以翘着二郎腿稳坐在凳子上。不然，Avabot 坐着凳子而他坐着空气，那是很考验肌肉的耐力的。凳子比一般的凳子都矮，这样阿米的脚就可以永远放在地上，而不用担心 Avabot 的腿把地面“戳一个洞”了——它们多半会是倾斜悬空的。当然，在他坐下来之前还要按下一个小小的按钮，让电磁铁把脚下的球锁住——不然，他要么会摔，要么永远走不到凳子的边缘。连这样的细节都能提前想到，阿米以前一直是暗暗佩服自己的。只是，一切对自己建立起来的信念，都在今天肖老师面前那一刻土崩瓦解了。

阿米戴上他的虚拟现实头盔，不一会儿，宿舍里那个铁家伙就动了起来。他指头上套着一把钥匙环，漫不经心地转悠着它，就下楼去了。

阿米的 Avabot，从紫荆公寓一直走到西北门。路上，许多不明所以的学生看到一个机器人居然大摇大摆在人行道上走着，不免瞪大了好奇的眼光，有的还试图与之合影，可阿米哪有心思理他们，只是自己走自己的路。也有人认出这就是上午在清华大礼堂门口参赛的那个机器人，被肖老师当场“枪毙”了的，便发出一声叹息，不知道那叹息里面是不平，是怜悯，还是更多的不屑。阿米本来只是想给女朋友看看他的发明，却不想这示众的一路，竟是如此痛苦而漫长。

出了清华西北门，阿米的 Avabot 继续行走。大街上的人都各走各的路，很少有人停下来盯着他看。他终于来到了玉兰住的公寓，走进电梯，电梯停在玉兰住的楼层。他先拿手捂住“嘴”打了个哈欠，才敲开玉兰家的门。

玉兰一眼就认出了他的 Avabot，可是开门的时候，还是不免流露出些惊喜。阿米疲惫地走进屋，玉兰替他关好身后的门。玉兰牵着他的手来到客厅，自己先在沙发上坐下。阿米站着，望着玉兰的眼睛一句话不说。

半晌，玉兰尴尬地笑了：“也不能给你削个苹果。”

阿米也释然地笑了。“没事，”他说，“就想来看看你。”

玉兰把他铁做的手翻过来，轻轻抚摸着上面那些精巧的关节。“太厉害了。”她由衷地说。

“我也这么觉得。可是，肖老师不喜欢，预选赛没通过。”阿米丧气地说。

“唉，肖老师就是那样的人，你别太在意。我们都觉得很棒。”玉兰安慰他说。

“诶，预选赛没通过你难道一点也不吃惊吗？”阿米惊愕地问玉兰。刹那间，他觉得自己像一条落水狗被耍了一样，所有的委屈都在玉兰面前翻江倒海地喷涌出来。

“阿米，你别激动，你现在的表情一定很痛苦……”玉兰竟有些不知所措了。她只能从声音猜测，自己的男朋友大概哭得泪水已经决堤了，眼泪正哗哗地从脸上流淌下来。

玉兰忘情地扑到面前的机器人身上，用手轻轻拍着他的后背。待到阿米的抽噎声略微小了些了，玉兰才想起什么似地，轻轻问他：“你能感觉到我的手在后面拍你吗？”

“我能。”阿米真诚地说，“我从心里能感觉得到。”

“可是，还是感觉这样好不习惯啊。”玉兰仍是轻轻地说。“我想看着你现在的表情，想握着你的手，从你的脉搏知道你今天是不是很不平静。我也想让你感觉到我在抱着你。像这样，总感觉咱们之间隔着一层。”

玉兰本来的意思只是想让他亲自来家里做客，好让两个人可以更亲密些，却没有想到，她的话于阿米简直就是雪上加霜。

“好，我知道 Avabot 让咱们之间隔着一层，你等我，我真人现在马上就过来。”话音刚落，玉兰面前的机器人就仓促按下身侧的一个按钮，待在那里不动了，腰还弯着，摆成一个奇怪的姿势。玉兰从话语里明显感到自己刺伤了阿米，却一下子与阿米联系不上了，只好忐忑不安地坐着等待他真人的来临。

玉兰感觉自己等了非常久，才听到门外传来熟悉的脚步声。这一次，阿米是骑车来的。

两人相拥入怀，良久未语，只有暖流在两人中间流动。玉兰知道，她不需要过多地解释自己的冒失和表达歉意。

可是这一次她错了。刚刚她说完那句话后，阿米已经陷入对自己作品更深的厌恶和对自己的嘲弄了。

阿米强颜欢笑着向女朋友道别。一个肉家伙，一个铁家伙，又并排走在了回程的街上。阿米还不敢让 Avabot 也骑一辆车，车就先停在玉兰楼底下了。他走得异常累，也异常热。

刚进西北门没多久，阿米突然发现他的 Avabot 怎么也不动了。原来，电池没电了！阿米使劲敲打着它，接着在它的腿上踹了一脚，Avabot 轰然倒地。阿米不管三七二十一，拽着 Avabot 一只手，愣是把这个体积比自己还大的铁家伙拖回了紫荆公寓楼。路上的人都用奇怪的眼神盯着他，不知这个看上去还挺精致的铁家伙犯了什么错，要被这个男生如此粗暴地对待。他们看出这个男生现在是不敢惹的。阿米又用了九牛二虎之力，把这个自己在上面花了多少心血的东西硬生生拖上楼。门开了。宿舍里的人仍是一个也没回来，都在外面踢球。阿米愤怒地脱下衣服，把身上的橡胶衣服撒气似的一撕，露出滚烫红热的皮肤来。他冲了个凉水澡，像是要冲刷掉一天中所有的怨气。

阿米重新穿上夏天的衣服。现在，在他心目中，错的人是肖老师，还有所有信肖老师的垃圾观众。在他心目中，自己依然是项目创始之初那个“强悍的学霸”。他是那么强悍，强悍到曾从人大附中考上清华大学的计算机系，这样的光荣告诉他，他不可能是个傻屌。

哼，那些看走眼他的人，也配一起到清华来吗？

既然自己没错，那他最好也向别人证明这一点。第二天下课后，阿米又把他的 Avabot 一起带出去了。他收起了所有的坏情绪，热情洋溢地邀请大家体验这种用身体操控另一个身体的美妙感受。开始也有不少人响应了他的邀请，可是最先尝试的人都纷纷抱怨：穿那身橡胶衣服要花太长时间了，穿在身上太热也太紧，而且，真的没有什么好玩的。后来的人也就不再排队，纷纷婉转地告诉他，“谢谢你的好意，我们还是对乒乓球更感兴趣一些”。

和阿米的门前冷落正相反的是，玉兰的乒乓球桌前，居然已经聚起了一大帮人。这些人里有很多是根本不会打乒乓球的。

玉兰的 TTbot 连复赛也通过了。它的构造十分简单，橙色的底座，白色的机身，是特意根据乒乓球拍和乒乓球的颜色设计的¹。底座下面有轮子，可以让它自由移动。机身上有一个很不像手的手柄是用来握拍的。乒乓球桌对面的人跑来跑去打球，TTbot 就在桌这边平移来平移去接球——除了不会发球，它接球和打球都没有问题；可是，它接球的准确率并不是接近百分之百。这反而为 TTbot 赢得了更大的人气。许多本来不会打乒乓球的人，都兴致盎然地排着队来尝试挑战玉兰的 TTbot，如果有谁赢了它球，就会很高兴地在朋友面前夸耀，说自己“乒乓球已经入门了”。其他更笨拙一点的同学当然不服，就会加倍努力地挑战 TTbot，直到也赢了它球。这让阿米看了很是难受。玉兰有经济头脑，上高中时就曾头头是道地跟自己讲“不要一味地想着提高产品的技术难度，把市场需求考虑进去，很可能事半功倍”。现在，玉兰的 TTbot 在校园里的火，可真是印证了“事半功倍”这四个字了。

阿米暗骂自己：你是个什么东西，连你女朋友的成功都眼红吗？

可越骂自己，阿米心里反而越不舒服。他觉得自己和女朋友根本就不是同道中人，是“道不同不相为谋”。他不懂玉兰“市场营销”那些策略，只愿意安安静静做一件哪怕没什么用的事，不做到极致誓不罢休。他深深叹了口气。Avabot 的悲剧，大概就是阿米自己的性格悲剧吧。

他又开始把自己关在小黑屋里，只让 Avabot 出来转悠。他不愿意用真面目见人。Avabot 有视觉，听觉，而没有触觉。少了一种感官，他觉得自己就能比较容易抵挡住这个世界的满满恶意了。铁做的外壳，也仿佛能带给他一副铁做的心肠。

可阿米的心肠毕竟不是铁做的。他的 Avabot 刚走进教学楼，同伴们的奚落声就清楚地传进他的耳朵。

¹ 事实上，这也是 MIT 古根海姆楼的配色。这样的暗合在小说中没有什么意义，但在电影中，当后文中阿米望着古根海姆楼不断变幻形状的时候，可以让它在某一刻幻化成 TTbot 的形状，以暗示观众阿米在那一刻想起了自己的女朋友，从而为意料之外情理之中的结局埋下伏笔。

“阿米的‘猴子’又替他来了。”有人窃窃私语。

“他还想让‘猴子’也替他来上课吗？”另一个人接下茬说。

“哎呀我说阿米。”第三个人面对着他，脸上写着满满的嘲讽。

他们都看不见阿米脸上的凶光，像对一个普通机器人说话那样毫无心理压力。

他们把阿米彻底激怒了。阿米想到自己的拳头是铁做的，不敢拿它打人，便退到墙边，狠狠地拿自己的右臂撞墙。就算是把它撞断了，也不过是损坏了机器的部件，他自己不会感觉到一点疼痛。

“阿米你这是干什么！”一个身高大概有一米九的男孩，从走廊那边一气跑过来，紧紧地用自己的手攥住 Avabot 的右臂。这就是阿米的好基友大川。他一眼就看明白了，阿米遭到众人奚落，已经急红了眼。

阿米用右臂撞墙的动作停了下来。大川接着威严地说：“从今天开始，无论阿米愿意本人来，还是愿意 AB 替他来，都没有你们嘲笑的份儿！”

大家看到一向嬉皮笑脸的大川如今竟何等严肃，都纷纷没有声音了。

阿米对大川小声说：“我想逃课了。你陪我回去吧。”

“好啊！难得学霸今儿也逃课一次。”大川又一脸玩世不恭起来。他“护送”他直到紫荆操场。朋友这两天到底发生了什么，大川也不是很懂。不过，能看出大川情商还是不低的。

“没事儿，再怎么的，有我给你垫底儿呀。”大川说。

阿米顿时觉得全世界只有大川一个人是好人。刚才想和女朋友闹掰的念头，也被他暂时抛在了脑后。

Avabot 自己回到宿舍后，阿米从小黑屋走了出来。他不知道如何处理这个大家伙。就放在宿舍里？不行，他现在自己一见它就难受，更别提宿舍里还有别的同学了。唯一的安慰是，大川也是他的舍友。

他把 Avabot 拖进了小黑屋，眼不见心不烦。有关它的一切经历都让他觉得自己像个傻屌一样。他看不进去书，又不能闲呆着，便骑车到蒙民伟音乐厅去弹琴。阿米有一张练琴卡，他是那里的常客。只有音乐才永远是他最后的避风港。他最爱弹一首拉威尔的《水的嬉戏》，那首曲子，能让他忘记一切现实。

那天晚上，阿米做了一个最特别的梦。这个梦的特别，让他在梦醒的时候，还能感到整个灵魂都在轻轻地颤动。

在熹微的晨光中，在迷蒙的薄雾中，他发觉周身是一片无边无际的草地。草地中央站着自己，两手，两臂，竟然通体都是纯净无瑕的白。他不禁低头看去。一双白色的、小巧的、长方形的脚，正踏在柔软而洁净的草叶上。每一根草叶，上面都饱含着水滴，在柔和的晨曦中闪烁着不刺眼的光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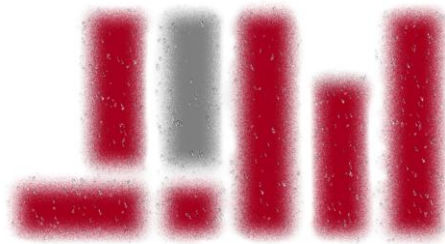
他又抬头向前眺望。在草地与幽蓝天空接壤的地方，似有一座白色的、高大的建筑物，只是他还看不清那是什么。

他又向上望去。深蓝色的空中有许多发亮的白云。每一片云，都弥漫着自由的气息，它们想长成什么样就长成什么样。

良久，阿米低头，看到了自己洁白的躯体。他怀疑自己就是来自那天空的一片云，被那巨大的蓝色存在赋予了形体，刚刚，柔软地，降落在这片发光的草坪上。

他再一次向前眺望，凝视着天边那栋白色的建筑物……接着，不由得忘情地奔跑起来。一阵湿润的风刚好从他背后吹过，所有的草叶，都在风中翩然地摇曳着。

跑着跑着，阿米低下头去，发现自己鞋上好像并不是完全的白色，那上面有奇怪的图案，他不能看得很真切。图案上好像只有一些参差不齐的方块，有的方块是红色，还有的是灰色；像几本大小不一的书错落地放在书架上，还有的横躺着放在它们底下。



阿米没有停下来研究鞋上奇怪的图案，只是继续忘我地在和煦的晨光中，向着远方的不知什么建筑物跑着，跑着。草坪两旁，渐渐出现了高大的树。树的后面隐约还有建筑物。这里看起来，也很像是一所学院了。

阿米终于在草地尽头的几节石阶前停了下来，胸膛还在微微地颤动着。他缓缓抬起头向上望去——

一排高大巍峨的白色石柱，蓦地映入阿米的眼帘。石柱上尽刻着细密均匀的线条。阿米记得，美术课本上巴特农神庙的遗迹就有一排这样的柱子：它们从远古时期就屹立在那里，庄严肃穆，纹丝不动地，君临着一片神圣的土地。阿米从左到右细心数了一遍，一共是十根。他又尽可能地向上仰望，在石柱向上延伸的尽头，是一个巨大的白色圆顶，圆顶上仿佛还刻着字。

他刚要定睛细看那行字写的是什麼，突然，却惊觉在自己正前两根石柱中央的地方，竟站着一个人。

那个人身材高大伟岸，有一头浓密的棕色卷发，一双湛蓝色的眸子炯炯有神。他和蔼地望着阿米，示意他再走近一点。阿米不由得听了他的话。面前的人伸出了右手，手轻轻触在阿米的前胸位置。阿米低下头，看到他的手碰触的地方，竟也有一个和鞋上差不多的奇怪的图案。

(此处本该有一幅插图……)

《阿米和詹金斯教授的第一次相会》

草坪上，石阶前，顶着一个萌萌的大方头³的阿米 Avabot，

一脸纯良无害地站在学识渊博的教授面前⁴^_^

峨峨石柱，悠悠蓝天。)

阿米不出声地盯着这个人的手。接着，他听到一句充满磁性的英文：

“在所有人都认为你的发明没有用的时候，你要先相信自己的发明是有用的，然后再为它找到用处。”⁴

阿米蓦地惊醒了。他还躺在清华大学的宿舍床上，盖着夏天的被子；可刚才胸膛似乎被那个人触到过的地方，热热的，像火一样，里面一颗小心脏正扑扑地跳着。刚才那个人那句

² 我就这么淘气地把 MIT 的 logo 倒转 180° 贴到这儿了 2333

³ 小说中阿米无法看到自己的头，以便后期研发新一代 Avabot 时高仿梦中见到的形象，但一幅插图可以使读者忽略这样的 bug。或许，这就是阿米自己心目中的形象吧。

⁴ 如果是电影版可这句话后面再加一句：“I’m Jenkins.” 但小说不加这句话的意境更好些。

掷地有声的话语，还回响在他的耳畔，一遍又一遍。是他对自己的发明走火入魔了吧？他想要对自己笑笑。可刚才那个人英俊潇洒的外表，慈祥深情的面容，总是一次次浮现在他目所能及的白墙上。他不由得想要听那个人的话，遵照他的指引来做事。他几乎已经相信了——他，阿米，已经与一个比他所有老师同学都更高的存在联结上了。

对，联结！这个词如电光石火般闪现在他的脑海。如果不是 Avabot，他怎能与一个千里之外的存在，这样轻易地面对面站在一起呢？

他要将他的 Avabot 批量生产了。这样的话，人们就可以像打电话一样，通过计算机网络联结到世界任何一个角落里的 Avabot。无论是谁，都可以通过 Avabot，完成原来亲历现场才能完成的所有事情——他还需要每一回都把 Avabot 带走吗？它们将随处都是。而自己的“小黑屋”，正好是电话亭大小——他为什么不能在清华学堂的草地边上设一排红色的“电话亭”呢？

这个工程量听起来大得吓人，阿米想。所有人都会认为我疯了吧。

接着，又是无数个夜晚在宿舍隔间的忙碌后，阿米完成了第二个外观一模一样的“机器人”。他管这叫他的 Avabot 二代。

二代比一代不多什么功能，除了可以通过网络“拨号”连接，身上各处的关节也比原来又灵活了一些。完成以后，阿米第一个想到的仍是他的女朋友。

玉兰打开门。门外，站着她熟悉的阿米的“机器人”。

玉兰坐下，纤纤玉手牵着阿米的机械手。

“你果然仍是放不下它。”她轻轻说。

阿米也轻轻笑了。“也许你不会懂。”他说，“我在这上面花了太多心力。现在，只有在这里面，我才感到我是我自己。”

“我懂。”玉兰点点头说，“阿米果真是个特别的人呢。”

“那……我先去学习，让我的 Avabot 陪着你吗？”

“嗯，好。”玉兰纯洁地笑了。

玉兰看到阿米退到墙边，从腿上一个隐蔽的位置拔出一个插头，插在玉兰家墙上的插座上。

“充电呢。”玉兰说。

“嗯。”阿米回答，然后就按下身侧的按钮，不再移动了。

玉兰用大眼睛深情地望着面前的机器人，她觉得男朋友是这世上最了不起的人。

第二天，玉兰在睡眼朦胧间听到厨房中传来窸窣窸窣的声音。她一个人住了这么久，从来没见过这种事！

玉兰从床上跳了起来，一步一步接近厨房，随时准备着任何可怕的事情发生。她透过厨房玻璃小心翼翼地望去——却发现，竟是阿米的机器人在厨房。他右手中握着一个鸡蛋，在灶台上轻轻一磕，左手将蛋壳一掰，将鸡蛋下进了滚烫的油锅里。他的动作是那么娴熟，自然……那么像她想像中早起为自己做早餐的爱人。

玉兰冲了上去。“你起得多早？”

“不早不早，就比你早五分钟。”阿米憨憨地说。

那一天，阿米一直等到玉兰用完早餐，才从小黑屋出来开始洗漱。

“哥们儿，我跟你一起组个社团呗？名字就叫 AB 社怎么样？”一日大川问阿米。

“你和我？”

阿米还从来没想过组建一个社团。和大川恰恰相反，他不擅长社交活动。他知道清华的机器人社十分古老，可是即将组建的 AB 社，要与传统机器人社分庭抗礼——这听起来确实新鲜！

“没问题，你负责技术就行，人脉全包给我。像阿米这么屌炸天的学霸，真不该害怕社交活动。”大川怂恿道。

“那……行吧。”阿米同意了。

才刚两个星期，大川还真为阿米的社团拉到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他们有些人技术功底强悍，有些人只是打打零工，可都被大川的言辞忽悠住了，认为自己就是互联网创始之初马云手底下那一帮人。他们刚开始不过是复制阿米的技术，搞出了许许多多这样的 Avabots，从 001 一直编号到不知 0 多少。天没那么热了，他们都愿意穿上那身橡胶衣服。他们总是把 Avabots 靠墙排放在一间教室里，活动时各自连上它们，面对面坐在一起开会：他们一边讨论白天学习的心得，一边不断发现这身装备新的问题，交换改进意见。只是，现在他们全都长得一模一样，不在胸前挂个牌子，谁也一下反应不过来谁是谁。

风水轮流转。现在，轮到阿米的社团开得如火如荼了！紫荆操场，万人食堂门口，生命科学园，一二三四五六教，一直到脸书，日晷，二校门，李兆基科技大楼，罗姆楼……校园里随处可见这样的 Avabots 在到处转悠。而路边一个个新建起的红色“电话亭”，也被新闻传媒系的学生拍成照片，当做某一期校刊的封面了。

有些好奇的年轻老师也开始“跟风”，尝试起这样的新的会议方式。他们很快就穿惯了那身传感衣——材料科学系同学加入智囊团后，它就被改成了网眼纤维结构，比最初穿上去轻便多了。

阿米为自己今天的存在感非常得意。他还时常去音乐厅“爽”——有时候他自己去；有时候，也是越来越多地，他愿意让他的 Avabot 替他去。这也可以说是他想向琴房的管理员“嘚瑟嘚瑟”，可是更多的，是为了自己享受作为它的发明家的快感。他发现，Avabot 的动作和音响接收，都有极其轻微的延迟——这种延迟让他无法像自己去一样弹奏拉威尔《水的嬉戏》这样高速的曲子。Avabot 去的时候，他一般是弹班得瑞的《雪之梦》，让自己整个人都漂浮在云中。

已经入冬了。深夜十一点的图书馆新馆，依然有许多学生在安静学习。

“不行学不动了，我先回宿舍了。”阿米拿起书包准备要走。

“才十一点，你就学不动了。弱。”对面的同伴说。

“哎呀不行，看不进去了。我回宿舍杀两盘红警去。”阿米说。

“傻屌。”对面的同学算是跟他道别，又埋头演算起来。

阿米骑上单车，从逸夫北馆一路回到紫荆学生公寓。他不握把，两手迎风张开，享受在夜色中独自骑行的自由与静谧。

阿米从书包中拿出笔记本电脑。他打开电脑，却没有双击红警，而是点开了必应浏览器。他在搜索框中输入了“闭环控制”四个字，不一会儿，就从一个网页上找到了一大堆代码，复制到一个记事本文档里，认真研究起来。

第二天，又是如此。

第三天照常。

一天比一天冷了，阿米的衣服也一天天厚了起来。他依然每天十一一点都一个人骑车回到宿舍。与第一代 Avabot 配套的“小黑屋”已经废置不用，他在里面存了许多稀奇古怪的玩意儿。其中包括几块不同型号的 Arduino 控制板，三盒略有区别的杜邦线，四个小型摄像头，还有一台木质外壳的 3D 打印机。阿米又在进行一项“宏伟”的计划，软件和硬件都

已渐渐完备了。

“我去，这都要考试了，你他妈还玩儿红警。”图书馆里，阿米对面的学生轻鄙地说。

“不行，今天不杀他个通宵，浑身难受，明儿没法儿考试。”阿米摆出一副玩世不恭的样子回答。

“傻屌，去吧。”那学生说。

阿米骑车回到宿舍，手已经冻红了。他使劲搓着双手。接着，他打开电脑，向芯片上载了最后的程序，把芯片插回到 3D 打印机中。今天晚上，不出意外的话，就该是他“闭环控制的 3D 打印机”的落成仪式了。

他耐心地等待打印机打出一个底座的样子。打到一半，他突然把底座用手掰离底板，又往前略微推了一点点。正在工作的打印机喷头突然迟疑着停在了半空。他把手抽回来。打印机在半空停留了数秒之后，就又后退到恰当的位置，接着刚才的地方继续打印起来。

这一次，阿米干脆把底座推到了右前角。喷头也跟了过来，继续它的打印。

“哟西！”阿米兴奋地拍了一下手说。

阿米抱出他的三大卷白色耗材，摊在桌子上。3D 打印机的轰鸣声响了一个通宵。

第二天一早，大川床对面的男生揉着惺忪的睡眼骂道：“阿米那什么鸡巴玩意儿，在我脑袋顶上轰隆了一晚上！我他妈一夜都没睡好！这还让不让我考试了！真烦！”

阿米嬉皮笑脸地对那男生说：“好舍友，你是我最伟大的舍友了，我的成功全都离不开你对我的支持。等到将来有一天，我得了诺贝尔奖，我用奖金天天请你吃麻辣香锅⁵！”

“还诺贝尔奖呢！”那舍友一看气就没消，“咱哥儿几个先把他锯了！”

“锯！我昨晚也没睡好。”另一个赖床的男生从床上一骨碌爬起，眼看就要群起而攻之。

“咳咳咳，你们别激动啊，和气为贵，和气为贵。”大川连忙调停道。“阿米这人就这样，比较自我，你们别跟他计较。我好好劝阿米，保证以后不再出现这样的事。”

宿舍里的人这才放过阿米一马。

两个人的时候，大川跟阿米并排走在一起，阿米又觉得大川简直是他男神了。

“我就是想通过闭环控制，让 3D 打印机及时‘发现’和校正自己的错误，这样，3D 打印机就可以 24 小时无人看守，大大提高它的工作效率。打完一个零件，打印机还能自己在面板上寻找空位置，按照列表来打印下一个部件。把一整卷耗材打完之前，我都不用再管它了。”

“我靠你还真他妈屌啊。什么时候做的？”

“十一月初开工的。每天晚上 11 点后。”

“你……你这是让我这种学渣情何以堪啊。”大川放肆地笑道。

“所以才想用打游戏来‘掩盖行径’啊。”

“一个孤独的天才。”大川评论道。“不过，你为什么不去找姚老师呢？”

“诶？姚老师……”

阿米还不太敢马上去找姚老师。他怕找过姚老师以后，打印机就归清华不归自己了。现在，原本的计划不得不做出调整，打印机只能在最晚睡觉的人起床后开始工作，到最早睡觉的人睡下就得停了，还要空出大家午休的时间来。阿米干脆给他的打印机增加了定时自启动、自暂停的功能。这样又进行了数日，所有的组件都终于打印完成了，只剩下了最后的拼装。

阿米的第三代 Avabot 同样没有变太多的东西，只是外壳不再是金属材质，而换成了上好的白色 PLA。崭新的外壳上，每一道线条都精致均匀，完美无瑕，摸上去能感受到它细细

⁵ 在清华，麻辣香锅已经成为一个梗了，它的地位差不多相当于“天堂里的美食”，让无数吃货慕名而来。

的纹理，对着阳光又似能看到里面一个个“蜂巢”，总的来说，外观比第一代第二代都要友好多了。⁶

他故意没有把脑袋做成和人类的一边大，而是改成了“纸箱头”的造型：白色的方脑袋上，只有一双亮晶晶的眼睛和一张小嘴，连耳朵也只是脸部两旁几个不易察觉的拾音孔。除了萌萌的大方头，纤细的躯干基本上沿袭了人类的形态。

他知道自己把 Avabot 的头部做得那么大，既不是为了装更复杂的内部结构，也没有参照任何工程学原理。他只是中意那样的形象，因为喜爱所以任性。⁷

小黑屋里的东西又被腾挪出来了。阿米钻进去，戴上了虚拟现实头盔。那身薄薄的传感衣，他一直都穿在身上。

阿米的第三代 Avabot 坐在木头凳子上，凝望着自己新的躯体和双手。他又低下头，直到见到自己素白无瑕的双足。他记得，正是这同样一双 PLA 材质的长方形鞋子，曾在一个有雾的清晨，在神秘的晨声中，在梦之大地，踩过那里湿润的泥土和碧绿的草叶。⁸

那一天之前，他还一直认为自己是一个 Loser。那一天之后，一种更高于他的力量统治了他。

他缓缓从凳子上站起来。Avabot 已经做到第三代了，他还可以再做多少代？

他要在这条路上一直走下去。他要踏着这双长方形的鞋，去迎接一个又一个金色的黎明，直到与远方那个神秘的存在再一次相遇……

阿米终于听了大川的话，抱着他的“木头箱子”，去找学校 3D 打印室的负责人姚丽萍老师了。

姚老师是清华大学所有女老师里最漂亮的一个。她有一头乌黑的卷发，一双洋溢着对生活对工作的热爱的大眼睛。瘦小的阿米刚一进门，她就连忙帮阿米把笨重的 3D 打印机抬到桌上，拿出纸巾为他擦汗。

阿米把自己改进后的 3D 打印机的新功能向姚老师一五一十地说了一遍。他指指打印机四角的四个新增摄像头，又描述了一遍处理采集的数据的思路。由于要花的时间太长，他还不能向姚老师当场演示，可听一遍他的理论依据就足够让老师信服了。

“不会吧。这真的是你完成的？”

“嗯。这是我的爱好。”阿米诚实地说。

“天哪，太厉害了！你把打印机放在这里，我可以帮你推荐……”

“不用了，姚老师。这个打印机我要自己留着打印东西。都是些‘没什么大用’的东西，在宿舍里随便打一打。”

“诶，不要这么讲嘛。你把它放在宿舍里，它只能给你一个人打印东西。可你把它拿出来，把你的技术分享给大家，不是让清华的科技水平又前进一步了吗？”

“清华？科技水平？前进一步？”阿米张大了嘴巴盯着姚老师。他一直只是因为自己喜欢才搞这些东西，因为清华为他提供的资源和平台而深爱着清华。而对清华的科技水平做出什么贡献，这样重这样大的责任，他还从来都没有想过。

“当然啦！”姚老师循循善诱地开导阿米，“你是计算机系的吧？其实，当你用你在课上学到的计算机知识不断创新和改进你的产品的时候，说不定咱学校的排名也前进了几位呢！”

“天哪……那咱学校要冲进全球前十，得先干过臭老九⁹吧？”

⁶ 对没有玩过 3D 打印的人来说不太好解释这种材质到底美在哪里。其实就是某种树脂而已。但作者一定认为它的质感非常适合 Avabot，更优于冷冰冰的金属材质。

⁷ 这里传达了作者的某种价值观：科学是用来帮人把想象力变为现实，而不是用来限制人的想象力的。

⁸ 这儿特别适合拍电影你不觉得么……他脚底下一会儿是宿舍的地板，一会儿又变成了那里的草坪……一会儿还可以把镜头切到小黑屋里的阿米，两只脚踩着他的转球。现实，半虚拟现实，和纯虚拟现实的交替。

⁹ 某一年 MIT 的 QS 排名就是全球第九。

“你这话可就差了。臭老九算什么？你不知道前两年，臭老九花两万块钱搞出来的东西，刚被咱清华重复出来了。你猜咱们花多少钱？”

“九千？”阿米使劲往少了猜。

“五百。”姚老师骄傲地摊开一只手。¹⁰

“我靠清华还真他妈屌啊……”阿米忘了自己地爆了粗口。

“所以说，你要始终牢记，你做的一切都代表了清华。你有这样的信心吗？”

“必须有！”阿米骄傲地挺起胸脯，“有我在，还怕清华被这些老美的学校打压吗？”

姚老师在阿米背后使劲拍了拍。“你会成为清华的骄傲，我不会看错你。我可以给你一个提示：你能不能让你的打印机在耗材快要用完的时候，通过云端给临近空闲的打印机发送信号，让它们接替它打印？”

阿米睁大了眼睛，深深惊叹于姚老师的智慧。“老师，您给我时间，我保证做出来！”阿米一腔热血地说。

“不用了。”姚老师摆摆手说。“如果真的有临近的打印机处于空闲状态，早就一起安排上任务了。这样工作效率才最高啊。”

阿米又黯然地垂下了头。他仿佛又回到了去年那个让他品尝了苦涩滋味的夏天。

“怎么啦？没事。老师就是逗你玩一下。”姚老师拍拍阿米的头，“以后你再搞其他的新技术新发明的时候，先不要觉得它听上去很酷，脑子一热就起来搞，而要考虑好这样做到底有没有意义。不然，浪费了时间，也浪费了精力。”

“可是，我平时就是经常觉得一个点子特别酷就去搞的。‘有意义’的事情，我觉得一年做一件就足够啦，其他 99 件都权当打牌愉悦身心啦。”

“你还真是个特别的孩子呢。老师可喜欢你了。不过，把你的聪明才智都好好利用起来，可以为清华做更大的贡献啊。”姚老师发自肺腑地说。

阿米听话地点点头。¹¹

回到宿舍，一进门大川就问他：“怎么样？姚老师是不是夸你了？是不是有信心拿你的二代 3D 打印机再去参个什么赛了？”

阿米摆摆手，挺直了胸脯。

“不！我现在的目标，是引领咱学校的计算机系冲进世界前三！”他一本正经地说。

“哟，口气还真不小啊。”大川不由得倒吸一口凉气。

阿米想起他梦到神秘的草地的那一天，自己的鞋子和胸口上曾印有奇怪的图案。他不管那图案原来是什么。现在，他终于可以高仿梦中所见的 Avabot 了，只差鞋子上和胸前的图案还没有完成。他要在上面印出自己心目中那上面最该印着的图案。

他打开 Adobe Illustrator，熟练地在他上面绘制出早已存在于脑海中的矢量图。

¹⁰ 这件事是作者亲耳听一个清华老师讲的，恕作者不在此详细展开了。

¹¹ 作者在这里映射了学生天性与学校人才培养方式的矛盾，却特地把这种矛盾描述得轻描淡写。阿米和无数其他有才华的学生一样，都是渴望自由发展，专爱另辟蹊径，做事情往往是只从自己兴趣出发的；他们都愿意被鼓励，不愿意被限制。而学校的目标是要最大化他们的社会价值，越是人才就要想办法让它们肩负起越重的责任；这对保留着孩子天性的大学生而言未尝不会成为一种过于沉重的枷锁。美国以 MIT 为代表的诸多私立学校都弱化了这一点，而中国以清华大学为代表的国家战略内高校，将这一点强化到了极致：学生下楼打个篮球，都能看到“为祖国健康工作五十年”的标语，从而能时刻牢记自己肩负的使命。这与两国国情不同有关。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最缺的是人才，最不缺的是各领域亟待解决的问题，其次便是在大国面前挺胸抬头的自信。因此，作者没有表态支持清华，也没有表态支持阿米，而是选择了一笔带过。



这款配色，阿米自己管它叫“紫荆紫”和“玉树红”。他要把这样的标志印在他今后的每一代产品上。

阿米的第三代 Avabot 做出之后，他更愿意“穿着”它在阳光下行走了。天气一天比一天暖了，小草也逐渐返青。阿米不敢踩清华大礼堂旁边的那片草坪，就决定绕着草坪走一圈再说。这个白白瘦瘦的大方脑袋家伙引来不少人好奇的目光。

草坪另一头，一对情侣正在散步。女孩突然指着远处的“大方头”叫道：“哇！那个机器人好萌！我要去跟它合影！”

男孩一把拉住了她。“你知道那是个机器人？万一是个 AB 呢？万一是个你不认识的男学生呢？”

女孩脸红了，对着男朋友吐了吐舌头。

“所以说，怎么判断一个‘东西’，到底是机器人还是 AB？”她歪着头天真地问男朋友。

“你蹲下。咱们就在这儿远远地观察它。看它有没有人类的小动作，一般来说，一个脑子正常的程序员是不会把这些小动作也写到机器人的程序里去的。”

“聪明。”女孩说罢便静静观察着。很快，她发现对面的“大方头”居然俯下身来，用手指像在拨弄一棵刚长出来的小草。“你说的没错，这果然是个最新款的 AB。”她对男朋友的智慧叹服不已。

不一会儿她又提出新的问题：“以后，如果机器人店员普及了，不法分子偷偷做一个一模一样的 AB 混进去，在有机会的时候‘连’上它开始作案，不是不会引起任何人的怀疑吗？”

“犯罪分子无所不能。重要的是立法，禁止 AB 从外观上模仿现行的机器人。最好规定所有 AB 都具有某一特点，比如，都顶着这样的‘大方头’。”男友头头是道地说。

“你真帅！”女朋友说。

阿米在蒙民伟楼边上放了一个 Avabot，一有空就连上它进去弹琴。现在，他既不弹拉威尔，也不弹班得瑞了，而是迷恋上了即兴演奏。他不愿按照任何写好的谱子来演奏音乐，而是想怎么弹就怎么弹，每一次都和上一次弹的不一样。他感到自己如果不做发明家都可以去做作曲家了。空空荡荡的音乐厅里，一个白色的 Avabot 坐在三角钢琴前，十根修长的白手指在琴键上翻飞舞蹈。他感觉自己就是他世界的王。

清华大学化学系一间教师办公室里，年轻的丁聪健老师在与老教授石雷争论不休。

“咱们许多化学实验都是有危险的，为什么不让学生们拿 Avabots 代做？”丁老师发问。

石雷板着一副石头一样的面孔厉声说：“化学学科是一门实验科学，亲自动手实验是最基本的素养。观察实验现象，难道只有看看溶液的颜色变化，听听钠在水面游动发出的‘嘶嘶’声这么简单吗？我们要把浓硫酸注入水，用手摸杯壁感受它放多少热；把氢氧化钡和氯化铵放在一起搅拌，用手摸杯壁感受它降多少温，还要闻到那股臭味，知道那是氨气的味道。不然，只在课本上背‘刺激性气味’，‘刺激性气味’，四年了，咱们化学系的学生连氨气和醋酸的味道都分不清！那还是化学系学出来的学生吗！”

¹² 能看出来这是 THU 三个字母吧……

“石老师，咱也没必要这么极端吧……不过，制取氢氟酸这样的实验由 AB 代做总可以吧？”丁聪健说。

石雷摇摇头。“还是不好。如果学生习惯了拿 AB 做实验，容易走向两个极端，要么对危险化学品药品完全没了概念，要么干脆对化学实验室里的所有药品都心怀一种恐惧，宁可全都由 AB 代做，也不敢亲自上手了。如果是前者，表面上都没有问题，可实际上，这就会导致学生不会有意识地按照操作规范去做实验，浓硫酸洒了就洒了，甚至，酒精灯碰翻了就碰翻了，反正也不会伤到自己。那样的话，我们学操作规范，学突发情况的紧急处理，还有什么意义呢？”

丁聪健心中仍是不服。他盼望着这些可爱的方头家伙给自己的实验室增添一点灵气，不愿这样的可能性被石老教授扼杀。

这时，嗓门大的关翠霞老师从外面冲进来。

“学校已经批下来了，每个实验室都要配备一个常驻 AB，平时关着不用。一旦有毒气体泄露或者发生火灾，老师就可以把所有学生都赶出来，把实验室门反锁上，老师在外面连接 AB 就能排除险情了！”关翠霞脸上总是满溢着激情。

“我怎么没想到呢！”丁聪健高兴地说。“这样做，就可以把对人的危险降到最小！”

可是石雷的面孔却绷得更紧了。

“你向学校申请的？”石雷皱着眉问关翠霞。

“对呀！”关翠霞说。

“为什么不经过我的同意？”石雷质问。

“校方都同意了……”关翠霞不高兴地辩解。

“校方能管个屁！”石雷怒发冲冠，“你有没有想过，咱们实验室的门平时锁着是为什么？这玩意儿据说任何人都可以连上，既然如此，学生在没有老师的监护下都可以随便‘进入’实验室，动用各种化学药品——那咱实验室的门锁和不锁还有什么区别！”

丁聪健在一旁实在看不下去了：“石老师，您不要发火。这个问题很好解决，我让阿米把实验室里的 AB 都设上密码锁就可以了。我知道阿米是个很靠谱的孩子，一定不会出意外。”

关翠霞满脸堆笑地说：“是啊，到时候，密码只给您一个人，我跟小丁都无权操作。”

石雷深深叹了口气。“好吧。小丁，你告诉阿米，让他给那玩意儿加一层便宜的塑料外壳。这样，被酸碱腐蚀了，被火烫了，好换。”

阿米又开始忙碌起来。这就是为化学实验室量身定制的，第四代 Avabot。

第四代 Avabot 终于住进了实验室。关翠霞非常高兴。丁聪健不太高兴，因为他不能亲自尝试用它来做化学实验，而加了塑料外壳的 AB 静静站在角落里，比第三代看上去色泽黯淡许多，也没有那么“萌”了。最不高兴的是石雷，他总觉得化学实验室里放一个机器人有碍观瞻，不伦不类。

“就连美国大学最先进的化学实验室里，也没听说过旁边要摆个机器人啊……”他常常叹气说。¹³

最高兴的是阿米，比阿米更高兴的是阿米的好基友大川。上一次，是大川鼓动阿米去做 AB 社的社长，自己也过足了一把副社长的瘾，只要不和技术有关他都愿意插手，为社团的建设和宣传着实出了不少力。现在，大川又鼓动阿米去竞选学生会工作了。

“哎呀不干不干，潜心学术，不问‘政治’。”阿米说。

“你也不能光学习啊。参加学生会工作，也是在为咱学校做贡献啊。”大川劝道。

“哎呀，‘政治’的东西我不懂，我就会搞个……”

“况且，你以后申请个国外大学，人家都很看这个的。”

¹³ 作者写这些矛盾时没有表露出任何观点。读者尽可以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哎呀我说大川，你能不能别没事就跟我提国外大学啊。咱清华的计算机系、自动化系都那么屌，总想着往人国外跑干嘛呀！”阿米把“嘛”字拖得很长。

“阿米，我佩服你。”大川说。

“不用佩服。就是懒得挪地儿。”

“像你这样的学霸还真是少见……你就真心不考虑一下麻省理工之类的？”

“麻省理工，那不是傻屌才去的地方吗？学生宿舍丑到让你没食欲。还是咱紫荆公寓好啊，绿树掩映，楼下大花坛，还有让隔壁羡慕嫉妒恨的紫荆食堂¹⁴！我阿米死都不会走的。不就竞选个学生会干部吗，跟你去就是了。”

“有的学霸跑美国啦，有的学霸死都不走。反正都跟我没关系，啦啦啦。”大川又摆出一副玩世不恭的样子，“不过，学生会竞选，我估计你竞不过我！”

“我还真就不信了怎么地！”阿米把小手往宿舍桌子上一拍。

“愿赌服输。”大川故意激他。

“说的就是你。”阿米自负地说。

竞选结果出来，阿米果然以一票之差险胜大川，当选了学生会活动部部长。大川请他吃了一顿麻辣香锅。这本来就是他所希望的结果，他真心为阿米的成长感到高兴。他自己已经身兼了许多要职，却依然永远都不知疲倦。

阿米成了整所学校的“名人”。一日，他在走廊里又偶遇肖老师，不免感到有些尴尬。

肖老师却热情地跟阿米打了招呼。“哎，阿米，我问你两件事。你，最近搞了挺多发明创造啊。有没有申请国家专利？”

“啊？没有。”阿米一脸懵逼地看着肖老师。

“那你还不赶紧……赶快抓紧时间！”肖老师都替阿米捏了一把汗。

“啊？为什么？”阿米又是一脸懵逼。

“还为什么？”肖老师显然理解不了，阿米这么有科学头脑的学生怎么会如此没有经济头脑，“你不再申请专利，你产品的技术原理可就被别人盗走了！”

阿米看到肖老师这么严肃，自己也被吓了一跳。他原来觉得这并没有什么。他觉得一个自己喜欢的创意就是该拿给全世界一起分享的，模仿和改进它的人越多，就说明对它感兴趣的人越多，阿米也就越不会觉得自己孤单了。

“你可别傻乎乎的。现在你不只代表你自己，你代表的是清华！你想想，假如满大街随便一个人可以仿造一模一样的AB，咱们学校还有什么学术地位？全都毁在这些投机倒把的人手里了！你见到别人侵犯你的专利权，别跟没事儿似的，要坚决站出来，必要的时候，拿起法律武器与之做斗争！”肖老师异常严厉地说，他要把法律意识也深刻地印在不懂事的阿米头脑里。这样一个稀有的科技型人才，一旦补上了专利意识这一课，肖老师深刻地意识到他将对清华的学术地位做出极大的贡献。

“必须的！为捍卫清华大学的荣誉而战！”阿米一腔热忱地喊了出来。他仍是不太懂，但他隐约知道，这也将是自己的使命了。

肖老师略微缓和了语气说：“咱学校每年出多少专利，直接关系到国内和国际对咱学校的认可度——你现在能申请的专利也不是只有一项了。还有一件事：今年暑假，我想推荐你去港科大做一场TEDx演讲，你同不同意？”

“港科大！”阿米惊讶地睁大了眼睛，他还从没有出过这样的远门。

“对呀！”肖老师微笑着看着他。“也让香港的同胞看看，咱清华的‘非智能型机器人’已经发展到什么程度了！”

¹⁴ 不知道清华人为什么集体爱黑北大的食堂，可能是出于对自己学校的饮食文化一份深入灵魂的热爱吧。

“哇！”阿米兴奋得手舞足蹈起来，“那到时候，我一定穿一件自己设计的文化衫，正面紫荆紫，背面玉树红，再把咱的 LOGO 大大地贴在上面，正面一个背面一个！”

肖老师用赞许的眼光看着他。

四月是樱花芳菲的季节。灿烂的阳光下，阿米和女友坐在“情人坡”上，他在为她唱生日歌。

“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

玉兰拍着手，笑得很甜。在爱人的陪伴下，生活总是无时无刻不荡漾着幸福与甜蜜。

“一眨眼，你居然也二十了。”阿米的手指轻轻穿过玉兰的长发。

“玉兰，你告诉我，这二十年你最不后悔的一件事是什么？”他期待地看着玉兰。

玉兰一下子依偎进阿米的怀中：“最不后悔的，就是两年前和你一起来清华。”她甜甜地撒娇说。

阿米也温柔地说：“那，你知道我二十年来最不后悔的一件事是什么吗？”

玉兰水灵灵的眼睛望着阿米，期待着下文。

阿米用深情的目光凝望着她的眼睛。

“你猜。”他最后调皮地说。¹⁵

过了四月，就是火红的五月了。阿米在崭新的学生会工作领域，又尝试了许多前所未有的新东西，收获了许多成长。他最重要的人，一是玉兰，一是大川。当然，还少不了寄予他厚望和重托的肖老师、姚老师……他深深爱恋着这所学校的一切。他自己设计的那件 THU 文化衫，已经连续穿了两个星期了，被汗浸得洗不出来，也不舍得换一件。

每一件新产品，每一幅新海报，他都坚持把自己设计的“THU”LOGO 印在上面。大家只要看到紫荆紫和玉树红的配色，就知道，这产品或者海报一定是跟阿米有关了。

他又开始亲自去蒙民伟音乐厅弹琴了——现在，他已经不弹别的曲子了。他最近用 Cubase 把清华的校歌改编出了十个版本，里面有钢琴独奏，竖琴独奏，弦乐合奏，管乐合奏，还有 rap，慢摇，劲爆的电吉他……他还在纠结去港科大演讲时，宣传视频要用哪个版本的 BGM。

终于一天，宿舍里大川来向他道贺：“恭喜你，经过评审们的重新裁定，你的二等奖已经荣升一等奖了。”

阿米已经忙得忘记自己曾用 Avabot 再一次参赛了。这一次，他参加的可不是机器人大赛，而是覆盖所有学科的“清华杯”科技创新大赛。他只需填一张报名表，并不用在台上展示——今天，校园里随处可见这样的展示。

“嗯，好事。”阿米淡定地说。“对了，今年特等奖颁给谁了？”他真切地关心着清华每一个新的喜人的科研成果。

谁知，大川却良久沉默不语。

“算了，瞒不住你。你听了一定会难过的。”大川最后说。

“啊，怎么了？不会啊？”阿米吃惊地问。他以为大川是怕他眼红。

“今年特等奖刚评出来……就有人举报抄袭两年前麻省理工的科研成果，经评审裁定属实，奖被取消了……”¹⁶

¹⁵ 有人说，是他与玉兰在一起；有人说，是他来到清华；有人说，是他在参赛最初选择了做 Avabot；有人说，是他遵循梦中某个存在的指引，没有放弃，而是继续发展自己的 Avabot；还有人说，是他决定毕生将个人的荣誉与清华的荣誉紧紧绑在一起，矢志不渝地为提升清华的国际地位而发挥自己的特长……理解不同，这段文字在小说中的作用也将不同。请阐述你自己的观点和理由，言之成理即可。（200 字左右）

¹⁶ 这么大的事件当然不可能是作者凭空编造的。2016 年，清华大学在“挑战杯”的确有一个特等奖作品涉嫌抄袭德国公司的专利，但其实只是部分借鉴，根本算不上真正的抄袭。作者在这里含蓄地表明了自己的

“真的假的？”阿米吃惊地问。

“真的。铁证如山。”

“国内第一个实现的？”阿米又追问。

“国内再第二个，那也太挫了吧！”

“没请美国人帮忙？”

“抄袭人家还敢请人家帮忙？看了人家的论文而已。特等奖评出来的时候，一帮年轻评委还都欢呼‘帅呆了’，‘酷毙了’，不知道人家两年前就已经把这玩意儿搞出来了，简直一帮傻屌。现在，得特等奖那位已经成了众矢之的，吃饭都不敢去食堂了。唉，阿米，只有你才是咱学校的清风明月啊。”

阿米沉吟了半晌。接着，他突然爆发出一阵狂笑，把大川倒弄懵了。

“连咱学校的老规矩都不懂，牛有什么用？”阿米大笑说，“活该万夫所指。咱学校最忌讳的就是各种‘非原创门’了，如果连咱清华都不能自主创新，要靠抄袭来得特等奖，国家的产业链还有什么希望！况且，抄谁的不好，偏偏抄麻省理工！简直是哪壶不开提哪壶。咱堂堂大清国什么时候就正眼瞧过麻省理工！”

“真的，阿米，就冲你最后一句话，不给你特等奖就是亏了你。”大川再一次被阿米的志气深深打动了。

“咳，我不在乎这个。”阿米说，“我越来越发现我只在乎一件事：美国佬英国佬到底什么时候才能正视事实，给咱学校世界排名一个应有的位置！”

初夏的夜晚，蝉鸣已经一浪赛过一浪了。

阿米躺在床上，盖着夏天的被子，浮想联翩。他从未像今天这样感到自己是一个“人生赢家”。他已经很久都没有做新产品了。学生会活动部的工作让他乐此不疲；AB社也越来越壮大了；他不断出席各种公众场合，其中，他最期待的还是暑假去港科大的演讲。众望所归的他，感觉自己的人生理想已经实现，从此一劳永逸，再也不用体验那种一个人搞科研的寂寞、辛劳和委屈了¹⁷。终于，他沉沉地入眠了。

朦朦胧胧中，阿米感到自己似乎在什么竖直的东西上一步接一步地攀爬着。他不由得左右看看：原来，自己攀爬的是一根白色的石柱。他抬头向上看去，石柱为什么显得那么高，似永远也望不到顶？虽然迟疑着，阿米却感到自己仍在一步步不停顿地向上攀爬，就像一只小蚂蚁一样。

可不是，阿米看看自己的身体，已然是一只通体黑色的小蚂蚁了。¹⁸

他一边攀爬一边暗暗观察着自己：他爬行并不是像攀岩运动员那样手脚并用，而是用

态度，在大川与阿米的对话中暗藏了对两人逻辑的不认可。作者在网络论坛上看到其他人的评论：

“年轻人做到这一步很不容易了，应该培养，而不是遇到瑕疵就往死里逼。从科研上，这个称为改进是合适的，哪有那么多原创的新东西，多数是借鉴消化改进的。”——网友 xuzheng

“发明的过程多数时候是渐变的，总能往前找到基础。瓦特改进了牛顿蒸汽机而被认为蒸汽机之父，这是从工业角度来看。从科学角度看是牛顿发明了蒸汽机，但瓦特的改进具有分水岭的意义，使得蒸汽机能上升到工业层面。科学上的发明不计其数，不是所有的科学发明都能工业化，正如不是所有的编程语言都能流行。爱迪生抓住了设计实用电灯的关键，并做了上千次试验，最终获得成功；他的电灯具有分水岭意义，使得电灯能广泛使用。”——网友 李毅伟

从这层意义上说，作者后文写 MIT 的詹金斯教授从阿米的创意中汲取灵感，并组建科研团队用一年的时间将其做好做大，也是同样含蓄地表明了作者相似的态度。如果谈“非原创”色变，不分青红皂白地一棍子打倒，会使我们错失许多更有积极意义的东西。

¹⁷ 阿米当初一个人搞科研时，并没有感到寂寞和辛劳，至多时有委屈。然而，这一年发生的太多变故，已经让他与自己的初心背道而驰了。

¹⁸ 作者的本意，这“蚂蚁”并不是真的蚂蚁那么小，而是大约一拃高。其外形也与真正的蚂蚁有很大区别。这只是一个黑色透明树脂外壳的 Avabot。

整个小臂和膝盖来攀爬。小臂上有无数纤细的吸盘，每向上攀爬一步，都将他牢牢吸附在石柱上。他弯曲的膝盖顶着石柱——阿米猜测，那上面大概也有许多吸盘吧。¹⁹

他在石柱上一步步向上爬着，爬着，渐渐，忘记了自己的一切。

一阵浓雾忽至，弥漫在他的周身。有一刻，他连自己的双脚和石柱都看不见了，上身也只能看见自己左右各有半条大臂插进雾中。他心有些慌，可动作居然丝毫没有迟疑。他就像被设好了程序一样，以始终不变的动作和速度向上攀爬着。

左臂，右膝；右臂，左膝；左臂，右膝……

他大概不知不觉爬了一个世纪。突然，他感到自己的头先穿出了云雾。一道橙色的旭日的的光芒，突然就在他一侧打在他所攀爬的石柱上，把上面每一道纹路每一道阴影都照得无比清晰。

阿米不由得转过头去。他被他面前的景象惊呆了——

映入眼帘的，是一片和他一年前梦中所见一模一样的草地。草地上长出了许多素洁的白花，纤细的茎纷纷挺立着，沐浴着早晨的太阳，同时将影子斜映在旁边的草叶上。每一片草叶上，都至少有一颗水珠，把晨光的千万分之一反射进阿米的眼睛里。草地两旁是高大的乔木，粗壮的枝条都向草地弯曲着，仿佛无数神明手臂的护佑。枝上的叶片却还都十分稀疏，旭日橙色的光芒就从那中间透过来，照在洁白的石柱和他黑亮的躯体上。阿米低下头，知道石柱底部是几节石阶，最下面一节正与缀着白花的草地相接；阿米又向草地另一头远远望去，在草地与水晶一样的天空接壤的地方，似有一座被梦扭曲成奇特形状的建筑，那建筑时而染成明红，时而化为橙黄，时而又变幻成和石柱一样的白色，如一团明亮的火焰，在天际线上活泼泼地跳动着。在火焰中间还藏着蔚蓝色，如一块宝石做的明镜，将天光云影都巨细无遗地倒映在里面。

阿米出神地望着这一切，良久，也忘记了自己方才攀爬的石柱。他已经爬到接近顶端了。

阿米下方突然传来几个银铃一样的嗓音。阿米低头望去，竟是许多只一模一样通体黑色的“小蚂蚁”。一只已渐渐靠近了，接着又一只，在石柱上斑驳的光与影中向他爬来……

“Hi, I'm Jack.”最近的那只用英语轻快地向他打招呼，还抽出手臂向他挥了挥。

“Hi, I'm Andy.”另一个声音说。

“Hi, I'm Susan.”第三只脑壳里传来一个清亮的女声。

阿米激动得竟有些不知所措了。他分辨出这些“小蚂蚁”操着不同的口音，推断出它们应来自不同的地域，拥有不同的肤色。可是，眼前这根石柱上爬着的“小蚂蚁”们，看上去都一模一样，都似戴着一个黑黑亮亮的头盔，有一个黑色的躯干、四条黑色的胳膊和腿，前臂和膝盖上都覆有密密的细小吸盘，十根手指都纤细修长，可以像人一样自由活动 and 抓握。阿米从爬得最近的 Jack 的“头盔”里，看到自己的镜像，果然也与他们长得一模一样。

“Hi, I'm...Aimer²⁰。”他终于鼓起勇气自我介绍道。

黑黑的“蚂蚁”们全都聚集在阿米周围。它们七嘴八舌，像在兴奋地给阿米讲故事。

“我们爱好探险，”一只对他说，手臂往左边一指。“那里每一棵树，我们都曾爬到顶，

¹⁹ 读者可以站在地面上试一试。真人和 Avabot 要保持完全的姿势一致，在真人面前没有物体的情况下，像攀岩运动员那样手脚并用地“攀爬”是不可能的。而把两根小臂完全贴在“墙”上以充分利用吸盘和墙的接触面积，并在停留的时候用一只膝盖的贴“墙”来加以辅助，考虑到在“蚂蚁”的质量远远小于人的质量，至少这种攀爬是有可能实现的。当然，如何实现 Avabot 蚂蚁倒着在天花板上攀爬，就是需要读者自己脑洞的事情了。小说也比较保守，没有涉及这样的情节。

²⁰ 阿米从那一刻起有了英文名。Aimer 既是“阿米”的音译，也是阿米性格的写照——一个目标明确而坚定的人。

坐在枝头拍摄瞬息万变的风景。”阿米想起来，他们的“眼睛”本来就是摄像头，一“截屏”就会是一张完美的照片。

“我们也爱冒险，”另一只对他说，手臂往下边的草地上一指。“那草地里面，随处都是我们的大本营。”话音刚落，竟有无数“黑蚂蚁”从草地中钻出，争先恐后地朝石柱这边跑过来。草地对它们来说就仿佛森林。

“我们最爱动手，”第三只对他说。他背上挎着一个小背包，里面有无数与他小巧的双手配套的工具。“‘蚁王’说，我们的身体变得更小了，就可以徒手操作更加精细的仪器。这一套工具都是按我们的大小配套做的。开始我们只是握着更小的螺丝刀来拧更小的螺丝，后来，我第一个想到，能不能用这些东西做一个这么小的‘蚂蚁’？”在说“这么小”的时候，阿米面前的“蚂蚁”拿它的拇指和中指比划了那么一“拃”。

阿米简直听呆了。离开这里已经一年了，他想起自己这么长时间都在做等身的 Avabots，从未想过把它做得“再小一点”。他的 Avabots 无论再更新多少代，也最多只能是“替人做人能做的事情”，根本不可能像这样把人类探索世界的视角再增加一个维度。

“快看，‘蚁王’来了！”一只“蚂蚁”用手向天际线一指。

从草地那头缓缓走来的，正是一年前站在两根石柱中间，向阿米说出那句改变他命运的话的人。还是那一头浓密的棕发，还是那一件米色的夹克，还是那一双乌黑发亮的靴子。

21

“那天你走后，詹金斯教授²²带我们组建了一个科研团队，名字就叫‘黑蚂蚁团’。我们白天被关在实验室里，夜晚就来到这片草坪上，围成一圈，‘蚁王’会给我们讲天空中星星的故事。我们全都是‘蚁王’最喜爱的学生，‘黑蚁’是我们几个和教授花一年时间搞出来的，现在，全校学生都在玩……”

詹金斯教授渐渐走近了，阿米看到他脸上带着和蔼的微笑。阿米身旁的几只“黑蚂蚁”，不知道按了后背上的什么按键，突然就有一朵朵洁白的降落伞，像花儿一样纷纷绽开。阿米也学着他们的样子转过身去，在他后背上居然真的有一个小小的黑色按键，他小心翼翼地按了下去。降落伞打开的同时，一股强大的反冲气流，将他推离了自己原先攀附着的石柱。²³

一朵朵洁白柔软的降落伞，纷纷从石柱上起飞，向着詹金斯教授的身旁飘去……

“I’m Jack.”

“I’m Andy.”

“I’m Susan.”

一只只黑蚂蚁向教授声音洪亮地报到，告诉他，他的学生都在这里，一个也不少。不，还多了一个。

在这群快乐的声音中，阿米忘记了自己 AB 社社长的威望，忘记了竞选活动部部长成功的骄傲，忘记了书架上“一等奖”金灿灿的奖杯，种种曾让他自尊心膨胀的荣耀，也忘记了对“清华”许下的所有不靠谱的承诺。他只知道自己是只小小的黑蚂蚁，和周围无数爱科学爱探索的“小蚂蚁”长得一模一样，性格，地域，肤色，所有的差异都被抹去了。他只知道自己是它们中间的一员，他也将围坐在詹金斯教授的身边，在草地上，在圆顶下，听教授讲数不尽的星空的故事。

²¹ 在阿米一年前的梦境中，并没有关于夹克和靴子的描写。但阿米在梦中却感到它们无比熟悉。

²² 没错，正文中第一次出现詹金斯教授的名字是在这个位置……

²³ 考虑到“黑蚂蚁”质量很轻，降落伞应该不需要很大。更关键的是，即使降落伞没有正常打开，这些“黑蚂蚁”摔到地上，学生们也都很安全。他们只会通过虚拟现实机看到自己正在自由落体罢了。把机器人的外壳做得结实一点，摔到地上也不一定需要维修……

他飞得越来越近了。笨拙的阿米还不会操控自己的降落伞，两只脚马上就要落在詹金斯教授的鼻尖上了；他怕弄疼教授，猛地把双腿往胸前一收——

在他弄响宿舍的床板并惊愕地醒来前的最后一刻，他记得自己的脸和教授巨大的深蓝色眸子间，只有三四厘米的距离了。刹那间，如同下降时切割了强磁体发出的磁感线，阿米体内瞬间激起一股十万安培的感应电流，流遍了全身。

阿米从床上猛地惊醒。惊醒后，他半晌都没搞清自己是躺在哪里睡觉。

尾声

九月初，白杨的叶子还没来得及变黄，在一阵凉爽的秋风中飒飒地响着。清华大礼堂旁边的广场上，各个学生社团又在争先恐后地招新了。

AB社又换了新的海报，那THU的LOGO再没有换下去。一片嘈杂中是大川有穿透力的声音：“走过路过不要错过……”

一个看起来和大川挺熟的路人甲停在他前面。“诶，社长呢？”他问。

“没有社长。我就是社长。”这是大川的回答。

“别闹，我找大名鼎鼎的阿米社长，你谁，我不认识你。”路人甲故意气大川。

“诶，你不知道吗，阿米把社团的工作全都交给我了。”大川一脸得意地说，“现在，我可是正社长。”

“别闹！我找阿米有事。”路人甲根本就不理他，“我到哪儿能找得到他？”

“唉……我也不知道他去哪儿啦。”大川很夸张地叹了一口气，接着一字一句地说。

“从暑假他就跟我玩消失，这还不算，暑假前他都跟肖老师说好了要去港科大做一场TEDx演讲，竟然也给推掉了。后来我问他为什么，他说什么他‘觉得自己不够格’？”

“这不是逗呢吗！”路人甲惊讶地说，“他还‘不够格’？所以，就让你这么萎的人当上社长了？”

“对呀，所以，就让我这么帅的人当上社长了，哈哈哈。”大川玩世不恭地说。三个“哈”都是一声。

“然后你们就彻底失联了？”路人甲显然不能相信这个事实。

“唉……想不到啊！”大川又夸张地高声叹气，“虽然这人平时就想一出是一出。”

“对了，玉兰总该知道他去哪儿了吧？”

玉兰既搞数学竞赛，又总和阿米一起出席各种场合，在清华，她的名字也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

“这才是最奇怪的事。玉兰和阿米同一天消失的。”大川把他了解的所有都和盘托出了。

“这可真是奇了！”路人甲惊讶地感叹道。半晌他又说：“难不成学霸太屌觉得清华不适合他，卷着女人漂洋过海去麻省理工了！”²⁴

“那你可真太不了解他了。”大川自信地说。“搁别人，possible；唯独他，IMpossible！”

²⁴ 路人甲的胡乱猜测，实际上已经揭示了阿米和玉兰真实的结局。而他粗俗的语言和下三滥的动机揣测让我们知道，没有人会真正理解阿米的这种转变，因为没有人知道阿米到底经历了什么。阿米在他那一天的日记里写道，“我感到十分惶恐……因为我隐约感觉我知道，那个两次出现在我梦中的是什么地方……那正是我一直以来高傲地蔑视着的那所学校。第一次，在深深的自我否定中，是它托梦告诉我我是多么强大；第二次，自尊心急剧膨胀之时，是它托梦告诉我我是多么渺小。我发誓将用一生追寻和追随那个智慧的存在，携至爱之手入彼绝境，不复出焉。”虽然理论上这只是一次为期半年的校际交换，但我们有理由相信，阿米和玉兰的确再也不会回来了。

附录：影片中出现的**所有**插曲和 BGM

1. BGM: 松任谷 由実 《ひこうき雲》

在影片开始的“机器人创新大赛”上从头播放。在瘦小的阿米出场时音量突然小下去但不减至零。“在场的同学们刚才的小失望又都化作了真诚的掌声”时，切至高潮并调大音量。在肖伟老师开口后停止播放。部分歌词如下：

白い坂道が/白色的坡道 空まで続いていた/一直延伸直至天边
ゆらゆら陽炎が/柔和的蒸汽 あの子を包む/将那个孩子包裹
誰も気づかず ただ一人/没有人注意他 只是一个人
あの子は 登ってゆく/那个孩子 要不断地攀登
何も恐れなくて/没有任何恐惧 そして、舞い上がる/然后，飞舞着踏上征程
.../...

2. 插曲: 拉威尔 《水的嬉戏》

实拍阿米在音乐厅中弹琴，长镜头 1min 25sec。

3. 主题 BGM: 原创配乐 《A Newborn World》

第一处黑体字部分情节开始时播放，播放时长与配乐时长相等。

4. 插曲: Judy Kuhn 《Just Around the Riverbend》

阿米心中交叠着迟疑和跃跃欲试的憧憬，最终跟随着梦中存在的指引继续做 Avabot 二代，直至其完成这一全过程的配乐。在阿米敲开玉兰家门时应恰好结束。部分歌词如下：

What I love most about the river is/我最喜爱河流的原因在于
You can't step in the same river twice/你从不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
The water's always changing, always flowing/河水永远都在不断改变，不断流动
But people, I guess, can't live like that/可也许人类不能和它一样吧
We all must pay a price/我们总要付出代价
To be safe, we lose our chance for ever knowing/为了安稳，我们丢掉了机会
What's around the riverbend?/永远不会知道，河流转弯的地方到底有什么
Waiting just around the riverbend/它就在河流转弯的地方等候着
I look once more/我要再一次去看看
Just around the riverbend, beyond the shore/就在河流转弯的地方，沙洲那边
Where the gulls fly free, don't know what for/海鸥自由地飞翔，不知飞向何处
What I dream the day might send/我梦见的事物，白天或许会赐予我
Just around the riverbend/就在河流转弯的地方
For me/为我 Coming for me/为我而来
.../...

5. BGM: GILLE 《ひこうき雲 English ver.》

在阿米的社团开展得如火如荼时播放。要一直把第一段副歌播放完。切换至阿米在音乐厅中镜头时停止播放。部分歌词如下：

...
Reaching out up into the sky/张开双臂伸向天空
Chase the clouds to heavens up high/追逐天堂漂浮的云

Hear a whisper as a shadow swept away in the wind/在一片影子被风带走时，听到一声低语

...

6. 插曲：班得瑞 《雪之梦》

阿米发现再弹《水的嬉戏》时有延迟 bug，换了这首曲子。截取片段 00:18-00:40。

7. 主题 BGM：原创配乐 《A Newborn World - Reprise》

很短。第二次黑体字部分出现。

8. 插曲：原创配乐 《青鸟》

阿米迷恋上即兴演奏时的插曲。虽有较长的完整版，但只截取最后一次副歌旋律出现的部分（最精彩的片段），较短。

9. BGM：AKB48 《桜の木になろう》

阿米和玉兰坐在情人坡上的配乐。只截取副歌部分。截取部分的歌词如下：

永遠の桜の木になろう/我愿成为一棵永远的樱树

そう僕はここから動かないよ/对 就在这里 永远不动

もし君が心の道に迷っても/假如你在心灵的道路上迷失了方向

愛の場所が分かるように立っている/爱的樱树 会好像懂你一样 立在这里等候

10. BGM & 插曲：半原创配乐 《清华大学校歌钢琴变奏》

从“过了四月，就是火红的五月了”开始播放。但要接上阿米最后一次出现在音乐厅的镜头，并实拍一小段。切换至宿舍镜头时停止播放。

11. 主题 BGM：原创配乐 《Beautiful Day》

其实就是《A Newborn World》更加华丽的变奏。长。在最后一次黑体字部分情节时播放，从头播放到尾。

12. ED：梶浦由记 《夢の大地》

滚演员表时播放的。因为是 ED 所以就从头播完吧。部分歌词如下：

.../...

夜空の何処かにあるという/据说是在夜空某个角落存在的

見えない星を目指し/看不见的星星 让它指引自己

逆巻く時の彼方へと/从逆境之中走向另一岸

僕らはいつでも/我们永远

未来へ繋がる/都与未来联结着

夢を急ぐ/急迫地追逐着我们的梦想

踏み分けた荒野に/从这荒野中踏出一条路来

灯火を残して行く/并把灯火留在这里

.../...

注：“插曲”意为音乐本身为关注对象，而 BGM 为烘托气氛而采用，作用不同。